

希望在青少年丛书

尖上的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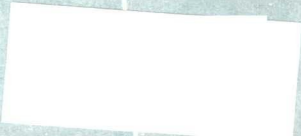
希望出版社





梦 的 上 尖

希 望 出 版 社



足尖上的梦

卢 昆 梁 骏 主编

张秋怀 王 力 选编

*

希望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48千字
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5,000册

*

书号: 10398·4 定价: 0.79 元

前 言

希望,是一个迷人的字眼。它是荆棘编织的桂冠,只有不畏险阻的奋斗者才能获得;它是海底蕴藏的珍宝,只有百折不挠的探索者才能采到。古往今来,多少人向往它,象白云眷恋山岫;多少人追求它,象清泉汇入海洋。

希望,伴随着人类产生,伴随着文明发展,历经沧海桑田,风霜雨雪,永葆了青春的绿色。

青春,正是希望之所在。青少年,是我们时代的希望。

青少年的希望在哪里?这套《希望在青少年》报告文学丛书,以一代新人在风风雨雨、曲曲折折的人生道路上留下的足迹,告诉年轻的朋友们:希望就在你的脚下。

这套丛书,是新人的赞歌,是新事的赞歌,是美的心灵和行为的赞歌。它以火一样炽烈的情感,诗一般动人的语言,谱写了当今一代新秀明星用理想和奋斗、爱情和事业、挫折和成功交织成的一组充满希望的交响曲。在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上,在点点洒落的晶莹汗珠里,新秀明星们看到了祖国的希望,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。

新秀明星就在我们中间。年轻的朋友们,你想加入他们

的行列吗？你想从他们身上汲取开拓进取的力量吗？那么，
请你打开这套《希望在青少年》丛书……

编 者

目 录

足尖上的梦

- 芭蕾演员汪齐凤剪影……………周玉明 (1)
- 反弹琵琶的姑娘……………曹永安 (9)
- 穿着“魔鞋”起舞的人……………窦志先 (22)
- 美的魅力……………邓海南 贺东久 (35)
- “就因为还差四步”……………安 峰 张 聚 (49)
- 请您理解她……………关 鸿 (57)

选择

- 记青年舞蹈演员刘颖……………谢大光 (71)
- 鹰……………吴 江 韩素珍 (88)
- 从白荷花到巫山神女……………徐 然 (101)
- 一个富有的人……………资华筠 (118)
- 艺术的女儿

- 记著名舞蹈家赵青……………点 点 (133)
- 天鹅之歌

- 记芭蕾艺术家白淑湘……………谢大光 (148)

傣族之魂

- 记著名傣族舞蹈家刀美兰 庞瑞垠 (163)
- 在帷幕后面 李 平 (185)
- 生命敲击着芭蕾的大门
- 记芭蕾舞编导蒋祖慧 谢大光 (203)

足尖上的梦

——芭蕾演员汪齐风剪影

周玉明

从台下看上去，她实在还是个娃娃，身材纤细，那张圆
圆的、稚气未脱的娃娃脸上，一对含笑的眸子乌黑明净，眼
睛里闪烁着一种喜盈盈的光彩。

“我刚过生日，已经整整二十岁了！”她，很敏感，一
开口就声明自己不小了。

“可你，如带上红领巾，在舞台上扮演少年儿童，还根
本不用化妆呢！”

汪齐风抿着小嘴笑了，眼睛里跳出来两朵孩童般热情天
真的火花。

且莫小看这个姑娘，只要她一蹦到舞台上，一下子就显
得那么成熟、老练。在舞台金色的光圈下，她的舞姿熠熠生
辉，足尖那么富有魅力。从上海市舞蹈学校七年寒窗苦斗出
来，一进上海芭蕾舞团，她就挑起了大梁。三年来，她在古
典芭蕾舞剧《吉赛尔》中饰演女主角吉赛尔，《无益的谨
慎》中饰演女主角丽莎，在中国芭蕾舞剧《雷雨》中演四
凤。还演出了许多难度较高的外国双人舞或三人舞节目，如
《海侠》《春水》《爱斯米拉达》《胡桃夹子》《睡美人》

等。

且莫小看这娃娃般的汪齐风，她是我国在国际芭蕾舞坛上，唯一得到奖牌的芭蕾女演员。

“中国跑来一个这么小的小姑娘，跳《唐·吉珂德》跳得这么好！”一九八〇年五月，在日本大阪举行日本第三届国际芭蕾舞比赛上，评委和观众们都出乎意料地发出同样的惊叹。来自二十一个国家的四十四对选手中，十七岁的汪齐风是作为中国第一次派出的选手参加国际性的比赛。在强手如林、芭蕾名流集中的赛场上，汪齐风却异常宁静、自信。在能否进入决赛夺取名次的第二轮比赛时，规定选手都要跳技巧高、难度大的《唐·吉珂德》双人舞。汪齐风足尖挺立、重心稳定、控制力强、旋转自如，舞姿典雅、明丽，富有韵味，引起全场注意。最后通过决赛评选，在十七对得奖名次中，汪齐风名列十四。人们热烈祝贺中国选手第一次参加世界比赛就获得了奖牌。评判长说：“你们很年轻，芭蕾舞发展历史又短，又没有国际比赛的经验，第一次能取得这样好成绩，是很了不起的，你们将来大有希望……”

汪齐风打开了通往芭蕾世界的大门，路已在脚下延伸，前面还有无数个未知。获奖回国的她，并无骄矜自得之色，依然那么质朴，稚气的脸上只是多了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情。

“中国的芭蕾事业还很落后，怎样才能象体育健儿那样冲出亚洲，到世界上去打擂台呢？”这个强烈的念头一直纠缠着她，以致在梦中她还把脚背蹦得直直的，觉得自己还站在把杆旁，随着钢琴的节奏作芭蕾舞基本练习，耳边不断响着胡蓉蓉老师那严厉的声音：“手舒展，脚背蹦直！”

是啊，芭蕾艺术是“残酷”的艺术，从来没有捷径可

走。甜是辛之果，汗是乐之源，这是生活的哲理。大文豪巴尔扎克的格言是：“持续不断的劳动是人生的铁律，也是艺术的铁律。”汪齐风决心为了芭蕾事业把自身的能源挖尽。无论是练功、排练、演出，她从不“偷工减料”，总是一丝不苟，不断加重艺术劳动的砝码。练功房的两面大玻璃镜，是一部最真实的纪录片，清晰地记下了汪齐风那罕见的全力以赴的劲头，强劲的专注力。盛夏，汪齐风练得象是从游泳池里爬上来一般；寒冬，也练得头发湿漉漉，象刚揭锅的蒸笼直冒热气，转一个圈，汗珠子也洒了一圈：“今天可练透了！”汪齐风把所有热情、热量都集中在足尖上了。胡蓉蓉老师对记者说：“十年了，汪齐风从来没有为私事请过假，她除了练功、排练、演出，似乎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能干扰她。别看她小，她可把握得住自己呢，一切都那么自觉。”

汪齐风是个舞蹈演员，但她又是个普通小姑娘，强烈的对事业的专注，却剥夺了她姑娘家应有的乐趣，面对着各种欢乐的引诱，她总是咬着牙说出个“不”字。上午有好的新影片请她去看，她想到要练功，摇头说：“不看了！”节假日，好朋友相约出去游玩，她为了养足腿劲，保证演出，只能抱歉地说：“不去了！”宴会上，佳美食品，香气扑人，她为了控制体型，不吃了。发高烧，病倒在床，这下总该休息了吧，可她在床上还一会儿拿顶，一会儿劈叉。汪齐风爱说这句话：“为了事业，总要作出牺牲。”是的，牺牲往往是伟大成功的催化剂。

汪齐风的生命之舟不是一直张着顺风的白帆。凡是接触过她的人都佩服她的硬气。这小姑娘象穿上了《红菱艳》中的

红舞鞋，疯狂地跳啊跳，终于因疲劳过度，腰部老伤突发，痛得弯不下腰，举不起腿。医院拍片诊断为“腰椎骨折变形”。医生要她休息半年，认为“如病情继续发展，可能要改行，甚至下肢变瘫痪”。年仅十八岁的汪齐风，听到这个诊断结论，一阵不可抑止的震颤，蓦然掠过了心窝，无声的啜泣涌上了喉头，可她强忍着，脸上却出现了瞬间的笑容，那是刚毅的意志战胜了痛苦的欢笑。“不！我要跳下去！”人们发现，汪齐风依然每天换好练功衣裤，进练功房，默默地练功。一会儿，冷汗就打湿了练功服，可她任凭泪水不听指挥地缓缓地流在面颊上，慢慢地又抬起了颤抖的腿，坚持着……

领导上让汪齐风到上海体委的医生那里重新诊断，医生分析说：“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要有为事业不怕痛苦，不怕牺牲的精神，继续刻苦训练，增加腰肌力量，但要冒半身瘫痪的风险；一种就是趁早改行。”汪齐风毅然选择了前者。对自己的事业热爱、入迷就会有力量，就能战胜一切痛苦和磨难，就会有创造。汪齐风带着伤，参加了芭蕾舞剧《雷雨》的演出，寄情于舞，较成功地塑造了四凤这个人物形象。

参加美国举行的国际芭蕾舞比赛前集训的四个月里，她深感自己的足尖担负着祖国的嘱托。她每天一清早赶到瑞金医院去治疗腰及足踝，然后又匆匆赶到地处西郊的芭蕾舞团练高难度技巧，没有休息过一天。在赴美比赛期间，她小小的个子却总背着十斤重的大挎包，里面装的都是理疗器械。每天排练比赛一结束，便一个人悄悄关上房门为自己进行腰部和脚关节的理疗。她不愿让别人看出自己有伤痛，她只想让

人们看见她在芭蕾赛坛上为祖国赢得鲜花和掌声。

足尖上的梦就要实现了。八二年六月在美国杰克逊举行美国第三届国际芭蕾舞比赛，有十七个国家、八十八位选手参加，其中女选手五十五位，汪齐风作为少年组的选手参加比赛，她表演的《唐·吉珂德》引起了全场的轰动，观众们被这个小姑娘的足尖征服了，掀起难以控制的感情巨浪，鼓掌达二十多次。经评定，她得分最高，在女子少年组名列第一，也是整个男女成年组、少年组得分最高者。帷幕刚落，许多选手蜂拥而上，纷纷对她表示祝贺，外国评委也以笑容向中国评委胡蓉蓉致意。第二天美国报纸以显著的地位登载了中国选手精彩表演的消息：“中国选手表演的《唐·吉珂德》是第一轮比赛中的最高潮……”衣着朴素、不引人注目的汪齐风，走到哪里，都会遇见一些选手和观众诧异的眼光：“啊哈，你就是那个跳《唐·吉珂德》的中国小姑娘？”汪齐风羞答答地笑了。

美国电视台也专门来采访汪齐风，对她说：“你跳得很好，你会取得金牌。”美国杰克逊芭蕾舞团的台柱凯蒂小姐，是成年组银牌获得者，她的外祖母看了汪齐风的演出后也来祝贺，并诙谐地对她说：幸好你分在少年组里，如果在成年组，我的外孙女肯定比不过你。”小汪真是孩子，她面对如潮的赞声，感到浑身不自在了。

第二轮比赛，汪齐风表演的上海芭蕾舞团创作的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《鹿回头》双人舞，她的舞姿洒脱飘逸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小汪得分是第二名，但一、二轮总分仍然领先第一。当时美国的几个芭蕾舞团都来邀请她比赛结束后到他们那儿去演出。正当她满怀信心迎接最后一轮决赛，金牌

在向她招手、微笑时，由于她的舞伴发生了意外的情况，使她无法参加决赛。这猝不及防的打击和痛苦如山倒在年轻的姑娘身上，而她却以惊人的毅力隐藏起自己的委屈，娃娃脸上依然那么沉静。她只是为自己失去了为国争光的机会难过。她相信自己千千万万个挥汗如雨的日子能使祖国得到荣誉，而今，足尖上快要实现的梦刹那间依然成了梦幻。她心疼啊！

比赛的主办人和评委都深为汪齐风惋惜，认为她的前二轮精彩表演，为整个比赛增加了光彩，大会决定让汪齐风单独表演了一段《爱斯米拉达》的独舞，并决定给她颁发了特别演出奖和奖金，以表彰她对芭蕾舞比赛作出的贡献。当汪齐风登台领奖时，大家报以长时间的雷鸣掌声，她一再出场致谢，只觉得眼底有酸酸的东西要冲出来。

这是一种迷人的性格构造。从汪齐风的台上台下、国内国外的表现看，她是那么纯真又那么沉稳，那么稚气又那么老练，那么有才气又那么孩子气。现任上海芭蕾舞团团长的胡蓉蓉，是看着汪齐风长大的，她好几次都用欣赏的口吻说：“这个小姑娘从小就把握得住自己，一年级时自理能力就很强，自己洗衣服，早上总是第一个起床练功，动作麻利，从不依赖人。最奇怪的是汪齐风的家长十年来没有找过老师，不象其他学生家长那样勤找老师。甚至出国比赛，别人都是送行者一大群，她的家长却从来不送不接，一切都让她独立承受，而且相信她能干好。可她毕竟是个孩子啊！”胡蓉蓉感叹道。我突然产生了很想见见她父母的想法。

“你要找我的爸爸、妈妈？我明天晚上正有空，你来吧，我在车站等你。”

我一下电车，就见汪齐风脚上蹬着一双红色塑料拖鞋，迈着芭蕾舞演员特有的外八字步朝我走来，右脚跟贴着一大块白色的药胶布。

“报上登了你和胡晓平被命名为全国三八红旗手，破格晋升二级的消息，大家都为你高兴哩！”“我却不安着呐！人家胡晓平是金牌获得者，我还不是！”她把“我还不是”这四个字咬得重重的。

我们一路随意谈着，已不知不觉拐进了一条小弄堂，来到汪齐风的家。这是个普通的工人之家，十二平方米的小厢房上还架着一个小阁楼，一家七口，四个孩子中，汪齐风是最小的一个，她是睡地铺长大的。进舞蹈学校后，很少回家，但一回来，总是把腿高高搁在通往阁楼的楼梯上练功，楼梯扶手成了她在家里练功的把杆，都被她磨得光滑溜溜凹进去了。

汪齐风的父母不善于言谈，但很直率。父亲说：“我们是工人，一家子对文艺都是外行。女儿学芭蕾，有懂行的人管着，我们是放心的。她出国比赛获奖回来，我们只要说一句：‘你总算争气！’就够了，再也不多说赞扬的话。她听赞声、掌声太多了，我们只是提醒她要更谦虚地与同志相处。好在她懂事，从不让我们操心。”

父母总是疼爱自己的孩子的，可汪齐风的母亲却感到自己想疼爱这最小的女儿都难乎其难。女儿一年级练功时左臂骨裂骨折，医生给她进行石膏固定，要她回家休息两个月，她硬是哭着不肯回家，坚持留校上课，母亲在家里只能干着急。出国比赛集训时，一天练功近十个小时，人越来越瘦，汪齐风却还总说自己胖，限制饮食，母亲心疼地劝她多吃

点，她硬是不吃。汪齐风面对着瘫痪的危险还在拼命练功，母亲背着她悄悄流泪，但从不说一句泄气话，默默地为她请私人医生治疗，默默地祝愿她为中国芭蕾艺术争气！

父母子女之间的爱的交流，千万个家庭，有千万种不同的格调。寓美在质朴纯真中，这也是汪齐风能在足尖上创造美的一个原因。

想找汪齐风，太容易了，只要去练功房，她准在。她几乎象被“粘”在了练功房里，把浑身的解数都使在了足尖上。世界第一流水平的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团长诺曼·莫里斯一行一百多人，与上海芭蕾舞团进行艺术交流时，在练功房看到了汪齐风连续三次完成了“单足尖站立、脱把、控后腿”达十秒长的平衡动作，又跳出三十二个完美无瑕的“急旋”，英国同行们都惊愕了，被汪齐风的足尖震住了。

“我已经二十岁了，不小了！”汪齐风在我面前又重复着这句话。我理解这姑娘的心。二十岁到二十五岁是舞蹈家生涯中闪光的华彩乐段，正是在艺术上吐艳喷芳的年龄。汪齐风足尖上的梦还未如愿实现，这是她的心病。瞧她娃娃脸上那若有所思的神情，一下子就把这姑娘的天机给泄露了，我渴望能再去国际芭蕾赛坛上比一比，赶快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足尖上的梦不能仅仅是梦……

反弹琵琶的姑娘

曹永安

一

深夜，甘肃省歌舞团练功房的灯光还亮着，一位身材颀长，满脸带着稚气的姑娘，正踏着心中的韵律在旋转……

她轻盈的舞步，刚劲健美。她时而象展翅的海燕，在浪尖上飞翔；时而又象一朵欢快的浪花，在阳光下闪光；时而又象一丝柔和的晚风，拂来阵阵馨香……

一粒粒晶莹的汗珠儿，在她额前、脸颊、脖颈上汇成了一股股汗溪，随着她的旋转抛洒而下，在地板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圆圈。

她停下了。她觉得她身上每个毛孔都冒出了汗水。“练透了。”她对着练功房的镜墙嫣然一笑，指着镜子里面的自己说道：“傻丫头，该去睡觉了。”

当她走到自己宿舍门口时，她又站住了。房子里还亮着灯光，同伴还没睡。接着一阵甜甜的笑声飘了出来。她又悄声离开了宿舍，走到外面。她知道，同宿舍女伴的男朋友还

没走，自己怎么好打扰人家呢。她在院内的树荫下缓缓踱着。

夜更深了。天上的星星也象是困了，在夜风中眨着眼睛。她也熬不住了，呵欠一个接着一个，可她宿舍里的客人还没走啊。可笑啊，姑娘！这会儿你干嘛哭了呢？不要哭嘛，你大着胆子把“他”赶走不就完了吗。

二十岁的姑娘也许会因这因那流泪，可为别人谈恋爱，弄得自己无法休息而流泪的就你吧。快点把眼泪擦掉吧，你看，下弦月升上中天了，她会看见的。要不，你还是回到练功房去，那里有你舞蹈的极乐世界……

1979年10月1日晚，当甘肃省歌舞团创作并演出的大型舞剧《丝路花雨》，以它新颖、瑰丽的风姿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之上时，中外观众为之倾倒。多少照相机的镜头、闪光灯，对着剧中反弹琵琶的姑娘，“咔嚓”起来了。于是，贺燕云的名字同反弹琵琶姑娘的舞姿连在一起。她本人，也象一枝春笋，在舞坛上破土而出。人们露着欣喜，称赞她的舞姿质朴、准确、韵味浓烈、内涵深沉等等。

但是，那众多热情的相机却没能拍下几年前，那寒冬酷暑之夜的一幕幕，还有那热恋着的情人，忘了要睡觉的姑娘，偷偷抹眼泪的贺燕云天真可笑的模样。

还是跟着那些相机的镜头回到舞台上来吧，舞台上的贺燕云现在是盛唐时代的少女英娘，这是位历尽苦难，美丽、善良、聪颖、勇敢的姑娘。你看，此刻英娘手托琵琶在父亲面前翩翩起舞，那纤巧的葱指，拨动着琴弦，是在诉说父女离别的苦难？还是在倾吐相逢的欢乐？姑娘明亮的眸子，闪烁着多么圣洁的光芒！那是对邪恶的鄙视？对美好的向往？